

俠

義

傳

俠義傳卷十七

八十一回 盜御冠交託丁兆懃 攔相鞫由

且說黑妖狐來至皇城用如意條越過皇牆口  
便施展生平武藝走壁飛檐此非尋常房舍樓

呢是高的房子是大的到處一層層皆是殿閣琉璃瓦蓋  
成腳下是滑的並且各所在皆有上值之人要畧有響動  
那是頑的嗎好智化輕移健步躍春躡房所過處皆留暗  
記以便歸路熟識唛唛一直來到四執庫的後坡數了  
數瓦隴便將瓦揭開按次序排好把灰土扒在旁邊到了  
錫被四圍用利刃劃開望板也是照舊排好早已露出了  
樣子來又在百寶囊中取出連環鋸斜齒兒鋸了兩根將

鋸收起用如意繚上的如意鈎搭住手握繚繚剛倒了兩三把到了天花板揭起一塊順流而下脚踢實地用腳尖滑步而行惟恐看出脚印兒來剛要動手只見牆那邊牆頭露出燈光跳下人來道在這裡有了智爺暗說不好急奔前回坎牆貼伏身體留神細聽外邊却又說道有了三個了智化暗道這是我甚麼呢忽又聽說道六個都有了復又上了牆頭越牆去了原來是隔壁值宿之人大家擲骰子要急了隔牆兒把骰子扔過來了後來說合了大家圓場兒故此打了燈籠跳過牆來我有了三個又六個全有了說的是骰子且言智爺見那人上牆過去了方引着火扇一照見一溜朱紅榻子上面有門兒俱各粘貼封皮

鎖着鍍金鎖頭每門上俱有號頭寫着天字三號就是九龍冠卽伸手掏出一個小皮壺兒裡面盛着燒酒將封皮印濕了慢慢揭下又摸鎖頭兒鎖門是個工字兒的卽從囊中掏出一都魯配好鑰匙將鎖輕輕開開啟朱門見有黃包袱包定冠盒上面還有象牙牌子寫着天字第一號九龍冠一頂并有臣某跪進也不細看智爺兢兢業業請出將包袱挽手打開把盒子頂在頭上兩邊挽手往自己下巴底下一勒繫了個結實然後將朱門閉好上了鎖恐有手印又用袖子擦擦回手百寶囊中掏出個油紙包兒裡面是燻子仍把封皮粘安用手按按復用火扇照了一照再無形跡脚下却又滑了幾步彌縫脚踪方攏了如

意緣倒扒而上到了天花板上單手攏絳腳下絆住探身  
將天花板放下安穩翻身上了後坡立住脚步將如意絳  
收起安放斜岔兒椽子抹了油膩子絲毫不錯搭了望板  
蓋上錫被將灰土俱各接攏堆好挨次兒穩了瓦又從懷  
中掏出小条帚掃了一掃灰土紋絲兒也是不露收什已  
畢離了四執軍接舊路歸來到處取了暗記兒此時已五  
鼓天了他只顧在這裡盜冠把個裴福急的坐立不安心  
內胡思亂想由三更盼到四更自四更盼到五更盼的老  
眼欲花好容易見那邊影影綽綽似有人影忽聽鑼聲震  
耳偏偏的巡更的來了裴福唬的膽裂魂飛只見那邊異  
影一蹲却不動了巡更的問道那是甚麼人裴福忙插口

道那是俺的兒子出恭呢你老歇歇去罷更夫道巡鐸要緊不得工夫噹噹噹打着五更往北去了裴福趕上一步智爺過來道巧極了巡更的又來了險些兒誤了大事說罷急急解下冠盒裴福將蓆簍子底屜兒揭開智化按放妥當蓋好了屜子自己脫了夜行衣包裹好了收藏起來上面用棉被褥蓋嚴此時英姐尚在睡熟未醒裴福悄悄問道如何盜冠智化一一說了把個裴福唬的半天做聲不得智爺道功已成了你老人家該裝病了到了天明王頭兒來時智化假意悲啼說俺爹昨夜偶然得病開了一夜不省人事俺只得急急回去王頭兒無奈只得由他英姐不知就裡只當他祖父是真病呢他却當真哭起來了

智爺推着車子英姐跟步而行哭哭啼啼一路上有知道他們是逃荒的無不嗟嘆出了城門到了無人之處智化將裴福喚起把英姐抱上車去背起繩維急急趕路離了河南到了長江乘上船一帆風順一日來到鎮江口正要換船之時只見那邊有一隻大船出來了三人却是兆蘭兆蕙艾虎彼此見了俱各歡喜連忙將小車搭跳上船智爺等也上了大船到了船中換了衣服大家就坐雙俠便問事體如何智爺說明原委甚是暢快趁着順風一日到了本府在停泊之處下船自有莊丁伴當接待推小車一同進莊來至待客廳廳將蓆簾搭下來安放妥當自然是飲酒接風智化又問了二爺如何將冠送去兆蕙道小弟已

滿下錢糧筐了一頭是冠一頭是香燭錢糧又潔淨又靈便就說奉母命天竺進香兄長以爲何如智筌道好但不知在何處居住二爺道現有周老兒名叫周增他就天天竺開設茶樓小弟素來與他熟識且待他有好處他那裡樓上極其幽雅頗可安身智爺聽了甚爲放心飲酒吃飯之後到了夜靜更深左右無人方將九龍珍珠冠請出供上大家行了禮纔打開瞻仰了瞻仰此冠乃赤金鑲龍明珠鑲嵌上面有九條金龍前後卧龍左右行龍頂上有四條攬尾龍捧着一個團龍週圍珍珠不計其數單有九顆大珠晶瑩煥發光芒四射再襯着赤金明亮閃閃灼灼令人不能注目大家無不讚揚真乃稀奇之寶好好包裹了



放在錢糧筐內遮蓋嚴密到了五鼓丁二爺帶了伴當離了菜花村竟奔中天竺而去遲不幾日回來大家迎至廳上細問其詳丁二爺道到了中天竺就在周老茶樓居住白日進了香到了晚間託言身體乏困早早上樓安歇周老惟恐驚醒于我再也不敢上樓因此趁空兒到了馬強家中佛樓之上果有極大的佛龕三座我將寶冠放在中間佛龕左邊榻扇的後面仍然放下黃緞佛簾人人不能理會安放妥當回到周家樓上已交五鼓我便假粧起病來叫伴當收什起身周老那裡肯放務必趕作藥湯煖酒他又拿出四百兩銀子來要歸還原銀我也沒要急急的趕回來了大家聽了歡喜非常惟有智爺懸着艾虎一語

不發但見小爺從從容容說道丁二叔既將寶冠放妥姪兒就詼起身了兆蘭兆蕙聽了此言倒替艾虎爲難也就一語不發只聽智化道艾虎吓我的兒此事全爲忠臣義士起見我與你丁二叔方涉深行險好容易將此事做我你若到了東京口齒中稍有含糊不但前功盡棄只怕忠臣義士的性命也就難保了丁氏弟兄極口答道智大哥此話是極賢姪你若斟酌艾虎道師父與二位叔父但請放心小姪此去此頭可斷此志不能回此事再無不成之理智爺道但願你如此這有書信一封你拿去我着你白五叔自有安置照應小俠接了書信揣在裡衣之內提了包裹拜別智爺與丁大爺丁二爺他三人見他小小孩童

幹此關係重大之事又是躲心又是愛惜不由的送出莊外艾虎道師父與二位叔父不必遠送艾虎就此拜別了智化又屬附道金冠在佛龕中間左邊榻扇的後面要記明了艾虎答應背上包裹頭也不回佯長去了請看艾虎如此的光景豈是十五歲的小兒差不多有年紀的也就甘拜下風他人兒雖小膽子極大而且機變謀畧俱有這正是有智不在年高無智空活百歲這艾虎在路行程不過是饑餐渴飲一日來到開封府進了城門且不去我白玉堂他却先奔開封府署要瞧瞧是甚麼樣兒不想剛到問門前只見那邊喝道之聲攆逐閒人說太師來了艾虎暗道巧咧我何不迎將上去呢趁着忙亂之際見頭踏已

過大轎看看切近他却從人叢中鑽出來迎轎跪倒口呼  
冤枉吓相爺冤枉包公在轎內見一個小孩子攔轎鳴冤  
吩咐帶進衙門哦左右答應一聲上來了四名差役將艾  
虎攏住道你這小孩子淘氣的狠開封府也是你戲耍的  
麼艾虎道衆位別說這個話我不是頑來了我真要告狀  
張龍上前道不要驚唬于他問艾虎道你姓甚麼今年多  
大了艾虎一一說了張龍道你狀告何人爲着何事艾虎  
道大叔你老不必深問只求你老帶我見了相爺我自話  
有回稟張龍聽了此言暗道這小孩子竟有些意思忽聽  
裡面傳出話來帶那小孩子張龍道快些走罷相爺升了  
堂了艾虎隨着張龍到了角門報了門將他帶至丹墀上

當堂跪倒艾虎偷偷往上觀，見包公端然正座，不怒自威，兩傍羅列衙役，甚是嚴肅，真如森羅殿一般。只聽包公問道：那小孩子姓甚名誰？狀告何人？訴上來。艾虎道：小人名叫艾虎，今年十五歲，乃馬員外馬強的家奴。包公聽說馬強的家奴，便問道：你到此何事？艾虎道：小人特爲出首一件事，小人却不知道甚麼，叫出首只因這宗事。小人知情，聽見人說知情不舉罪加一等，故此小人前來在相爺跟前言語一聲兒，就完了小人的事了。包公道：慢慢講來。艾虎道：只因三年前我們太老爺告假還鄉，包公道：你家太老爺是誰？艾虎伸出四指道：就是四指廂的總管馬明賢，他是我們員外的叔叔。包公聽了，暗想道：必是四執庫

總管馬朝賢了小孩子不懂得四執拿着當了四指庫又問道告假還鄉怎麼樣了艾虎道小人的太老爺坐着轎到了家中抬至大廳之上下了轎就叫左右迴避了那時小人跟着員外以爲是個小孩子却不必諱只見我們太老爺從轎內捧出一個黃龍包袱來對着小人的員外悄悄說道這是聖上的九龍冠咱家順便帶來你好好的供在佛樓之上將來襄陽王爺舉事就把此冠呈獻千萬不可洩露我家員外就接過來了叫小人托着小人端着沉甸甸的跟了員外上了佛樓我們員外就放在中間龕的左邊搨扇後面了包公聽了暗暗吃驚連兩旁的衙役無不駭然只聽包公問道後來便怎麼樣艾虎道後來也不

怎麼樣到一來二去我也大些了常聽見人說知情不舉罪加一等小人也不理會後來又有人知道了却向小人打聽小人也就告訴他們他們都說沒事便罷若有了事你就事知情不舉到了新近小人的員外拿進京來就有人合小人說你隄防着罷員外這一到京若把三年前的事兒叨登出來你就是隱匿不報的罪名小人聽了害怕比不得三年前人事不知天日不懂的如今也覺明白些了越想越不是頑的因此小人趕至京中小人却不是出首止于把此事說明了就與小人不相干了包公聽畢忖度了一番猛然將驚堂木一拍道我把你這狗才你受了何人主使竟敢在本閣跟前唱昏朝中總管與你家人

是何道理還不與我從實招上來左右齊聲吆喝道快說  
快說未知艾虎如何答對且聽下回分解

八十二回 試御刑小俠經初審 遵欽命內官會五堂

且說艾虎聽包公問他是何人主使心中暗道好利害怪  
道人人說包相爺斷事如神果然不差他却故意驚慌道  
沒有甚麼說的這倒爲了難了不報罷又怕罪加一等報  
了罷又說被人主使要不算沒有這宗事等着我們員  
外說了我再呈報如何說罷站起身來就要下堂兩邊衙  
役見他小孩子不懂官事連忙喝道轉來轉來跪下跪下  
艾虎復又跪倒包公冷笑道我看你雖是年幼頑童眼光  
却是詭詐你可曉得本閣的規矩麼艾虎聽了暗暗打個



冷戰道小人不知甚麼規矩包公道本閣有條例每逢以小犯上者俱要將四肢鋤去如今你既出首你家人犯了本閣的規矩理宜鋤去四肢來哦請御刑只聽兩旁發一聲喊王馬張趙將狗頭鋤拾來擗在當堂抖去龍袂只見黃澄澄冷森森一口銅劍放在艾虎面前小侯看了雖則心驚暗暗自己叫着自己艾虎吓艾虎你爲教忠臣義士而來漫說鋤去四肢縱然腰斷兩截只要成了名千萬不可露出馬腳來忽聽包公問道你還不說實話麼艾虎故意顛巍巍的道小人實實害怕惟恐罪加一等不得已呈訴吓相爺呀包公命去鞋襪張龍趙虎上前左右一聲吶喊將艾虎丟翻在地脫去鞋襪張趙將艾虎托起雙足

入了劍口。王朝掌住劍刀，手攏鬼頭，靶面對包公。只等相  
爺一擺手，刀往下落，不過吱吱一聲，艾虎的腳了兒，就結  
了。張龍趙虎一邊一個架着艾虎，馬漢提了艾虎的頭髮，  
面向包公。包公問道：艾虎，你受何人主使，還不快招麼？艾  
虎故意哀哀的道：小人就知害怕，實實沒有甚麼主使的。  
相爺不信，差人去取珠冠。如若沒有小人情甘認罪，包公  
點頭道：且將他放下來。馬漢鬆了頭髮，張趙二人連忙將  
他往前一搭，雙足離了劍口。王朝馬漢將御刑拾過一邊。  
此時漫說艾虎心內落實，就是四義士等無不替艾虎傲  
倖的。包公又問道：艾虎，現今這頂御冠，還在你家主佛樓  
之上麼？艾虎道：現在佛樓之上，回相爺不是玉冠小人的。

太老爺說是九龍珍珠冠包公問實了便吩咐將艾虎帶  
 下去該值的聽了即將艾虎帶下堂來早有禁子郝頭兒  
 接下差使領艾虎到了衙中單問屋裡道少爺你老這裡  
 坐罷待我取茶去少時取了新泡的盞碗茶來艾虎暗道  
 他們這等光景別是娶想錢罷恁恁打着官司的稱呼少  
 爺還喝這樣的好茶這是甚麼意思呢只見郝頭兒悄悄  
 與夥計說了幾句話登時擺上茶蔬又是酒又是點心并  
 且親自殷勤斟酒帶的艾虎反倒不得主意了忽聽外面  
 有人咄咄的聲音郝頭兒連忙迎了出來請安道小人已  
 安置了少爺又孝敬了桌酒飯又聽那位官長說道好  
 難爲你了賞你十兩銀子明日到我下虎去取郝頭兒叩

頭謝了賞只聽那位官長吩咐道你在外面照看我合你  
少爺有句話說呼喚時方許進來郝禁子連連答應轉身  
在監日擱人凡有來的他將五指一伸拿拿嘴擺擺手那  
人見了急急退去你道此位官長是誰就是玉堂白五爺  
只因聽說有個小孩子告狀他便連忙跑到公堂之上細  
細一看認得是艾虎暗道他到此何事後來聽他說出原  
由驚駭非常又暗暗揣度了一番竟是爲倪太守歐陽兄  
而來不由的心中躊躇道這樣一宗大事如何擱在小孩  
子身上呢忽聽公座上包公發怒說請御刑白五爺只急  
的搓手暗道完了完了這可怎麼好自己又不敢上前催  
有兩眼直勾勾瞧着艾虎及至艾虎一口咬定毫無更改

白五爺又暗暗誇獎道好孩子真是強將手下無弱兵這  
要是從劍口裡爬出來方是男兒後來見包公放下艾虎  
准了詞狀只樂得心花俱開便從堂上溜了下來見了郝  
禁子囑咐道堂上鳴冤的是我的姪兒少時下來你要好  
好照應郝禁子那敢怠慢故此以少爺稱呼伺候茶水酒  
飯知道白五爺必來探監爲的是當好差使又可于中取  
利果然白五爺來了就賞了十兩銀子叫他在外瞭望五  
爺便進了單屋艾虎抬頭見是白玉堂連忙上前恭見五  
爺悄悄道賢姪你好大膽竟敢在開封府弄懸虛這還了  
得我且問你這是何人主意因何賢姪不先來見我呢艾  
虎見問將始末情由述了一遍道姪兒臨來時我師父原

給了一封信叫姪兒找白五叔姪兒一想一來恐事不密  
露了形迹二來可巧遇見相爺下朝因此姪兒就喊了冤  
了說着話將書信從裡衣內取出遞與玉堂玉堂接來拆  
看無非託他暗中調停不叫艾虎吃虧之意將書看畢暗  
自忖道這明是艾虎自逞膽量不肯先投書信可見高墩  
將來竟自不可限量呢便對艾虎道如今緊要關隘已過  
也就可以放心了方纔我聽說你的口供打了摺底相爺  
明早就要啟奏了且看旨意如何再做道理你吃了飯不  
會艾虎道飯到不消就只酒說至此便不言語白五爺問  
道怎麼沒有酒艾虎道有酒那點兒剛喝了五六碗就  
沒了白玉堂聽了暗道這孩子敢則愛喝其實五六碗也

不爲少便喚道郝頭兒呢只聽外面答應連忙進來五爺  
道再取一瓶酒來郝禁子答應去了白五爺又囑咐道少  
時酒來樽節而飲不可過於貪杯知道明日是甚麼旨意  
呢你也要留神提防着艾虎道五叔說的是姪兒再喝這  
一瓶就不喝了白玉堂也笑了郝頭兒取了酒來白五爺  
又囑咐了一番方纔去了果然次日包相將此事遞了奏  
囑二宗看了將摺留中細細揣度偶然想起兵部尙書金  
輝曾具摺二次說朕的皇叔有謀反之意是朕一時之怒  
將他謫貶如何今日包卿摺內又有此說呢事有可疑卽  
宣都堂陳林密旨派往稽查四執庫老件伴領旨帶領手  
下人等傳了馬朝賢宣了聖旨馬朝賢不知爲着何事見

是都堂奉欽命而來敢不凜遵只得隨往一同上庫驗了封開了庫門就從朱槁天字一號查起揭開封皮開了鎖拉開朱門一看罷咧却是空的陳公公問道這九龍珍珠冠那裡去了誰知馬朝賢見沒了此冠已然唬的面目焦黃如今見都堂一問那裡還答應的上來張着嘴瞪着眼半晌說了一句不不不知道陳公公見他神色驚慌便道本堂奉旨查庫者就是爲查此冠如今此冠旣已不見本堂只好回奏且聽肯意便了回頭吩咐道孩兒們把馬總管好好看起來陳公公卽時覆奏聖上大怒卽將總管則朝賢拿問就派都堂審訊陳公公奏道現有馬朝賢之姪馬強在大理寺審訊馬朝賢旣然監守自盜他姪兒馬強



必然知情理應歸大理寺質對天子准奏將原摺並馬朝賢俱交大理寺天子傳旨之後恐其中另有情弊又特派刑部尚書杜文輝都察院總憲范仲禹樞密院掌院顏查散會同大理寺文彥博隔別嚴加審訊此旨一下各部院堂官俱赴大理寺惟有樞密院顏查散顏大人剛要上轎只見虞侯手內拿一字柬回道白五老爺派人送來請大人卽升顏查散接過拆閱原來是白玉堂託附照應艾虎顏大人道是了我知道了叫來人回去罷虞侯傳出話去顏大人暗暗想道此係奉旨交審的案件難以徇情只好臨期看機會便了上轎來至大理寺衆位堂官會了齊大家俱看了原摺方知馬朝賢監守自盜其中有襄陽王謀

爲不軌的話頭，個個駭目驚心。彼此計議，范仲禹道：「少時都堂到來，固然先問這小孩子真偽，莫辨莫若如此。如此先試探他一番，如何？」大家深以爲然。又都向文大人問了問馬強一案審的如何。文大人道：「這馬強強良霸道，俱已招承，惟獨一口咬定，倪太守結連大盜搶掠他的家私一節，已將北俠歐陽春拿到，原來是固俠客義上倪太子多虧他救出。至于搶掠之事，既不知情，堅不承認。下官問過幾堂，見他爲人正直，言語豪爽，決非劫掠大盜。下官已派人暗暗訪查去了。如今既有艾虎，他是馬強家奴，他家被劫，他自然知道的。此事也可以問他。大家稱是。忽見稟道都堂到了，衆大人迎至丹墀，只見陳公公下轎搶行，幾不

與眾位大人見了說道眾位大人早到了恕咱家來遲只  
因聖上爲此震怒懶進飲食還是我苑轉進諫聖上方纔  
進膳借家伺候膳畢急急趕到所以來遲彼此到了公堂  
之上見設着五堂公位大家挨次而坐陳公公道眾位大  
人還沒有問問嗎眾人道等都堂大人我等已計議了一  
番便將方纔商酌的話說了陳公公道眾位大人高見不  
差很好就是如此罷吩咐先帶艾虎左右一聲喊接連不  
斷帶艾虎小爺在開封府經過那樣風波如今到  
了大理寺雖則是五堂會審他却毫不介意上得堂來雙  
膝跪倒兩隻眼睛滴溜都嚙東瞧西看陳公公先就說道  
改啣俗家只道甚麼艾虎呢原來是個小孩子看他渾渾

實實却到伶伶俐俐的你今年多大了艾虎道小八十五  
歲了陳公公道你小小年紀有甚麼冤屈竟敢告狀呢大  
着點聲兒說給衆位大人聽艾虎將昨日在開封府的口  
共說了一遍又說道包相爺要將小人四肢剝去小人實  
在是畏罪之故並不敢陷害主人因此蒙相爺施恩方准  
了小人的狀子說罷向上叩頭陳公公聽了對着衆人說  
道衆位大人俱各聽明了有甚麼問的只管問借家雖是  
奉旨欽派然而借家只知進御當差這案子上頭甚不明  
白只聽杜大人問道艾虎你在馬強家幾年了艾虎道小  
奉自幼兒就在那裡杜大人道三年前你家太老爺交給  
你主人的九龍冠是你親眼見的麼艾虎道親眼見的小

人的太老爺先給小人的主人小人的主人就叫小大率  
着一同到了佛樓收在中間龕的榻扇後面杜大人道既  
是三年前之事你爲何今日纔來出首請陳公公道是呀  
三年前馬總管告假偕家還依稀記得大約是爲修理墳  
塋告了三個月的假我們這裡還有底張可考既是那時  
候的事情爲何這時候纔叨登出來呢你說艾虎道小人  
三年前方交十二歲天日不懂人事不知今年小人十五  
歲到底明白點了又因小人主人目下遭了官事惟恐說  
出這件事情來小人如何擔的起知情不舉隱匿不報的  
罪名呢范大人道這也罷了我且問你當初你太老爺交  
付你主人九龍冠時說些甚麼艾虎道小人就聽見我太

老翁說此冠好好收藏等着襄陽王舉事時就把此冠獻  
上必得大人的爵位小人也不知舉甚麼事范大人道如  
此說來你家太老翁你自然是認得的了一句話問的艾  
虎帳口結舌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八十三回 矢口不移心靈性巧 真誠實犯理短情屈  
且說艾虎聽范大人問他可認得你家太老翁這一句話  
艾虎暗暗道這可罷了我列當初雖見過馬朝賢我並未  
會留心何況又別子三年呢然而又說不得我不認得但  
這位大人如何單問我認得不認得必有甚麼緣故罷想  
罷答道小人的太老翁小人是認得的范大人聽了便吩  
咐帶馬朝賢左右答應一聲朝外就走此時顏大人旁觀

者清見艾虎沉吟後方纔答應認得就知艾虎有些恍惚暗暗着急擔驚惟恐年幼一時認錯了那還了得急中生智便將手一指大袍袖一遮道艾虎少時馬朝賢來時你要當面對明休得袒護嘴裡說着話眼睛却遞眼色雖不肯搖頭然而紗帽翅兒也畧動了一動艾虎本因范大人問他認得不認得心中有些疑心如今見范大人這番光景心內更覺明白只聽外面鎖鑰之聲他却跑着偷偷往外觀看見有個年老的太監雖然頂帶刑具到了丹墀之上面上尚微有笑容及至到了公堂他纔斂容息氣而且見了大人們也不下跪報名直挺挺站在那裡一語不發小爺更覺省悞只聽范大人問道艾虎你與馬朝賢當面

對來艾虎故意的抬頭望了一望那人道他不是我家太老爺我家太老爺小人是認得的陳公公在堂上笑道好個孩子真好眼力又望着范大人道似這等光景這孩子真認得馬總管無疑了來呀你們把他帶下去就把馬朝賢帶上來罷左右將假馬朝賢帶下不多時只見帶上了個欺心肯反蓄意謀好三角眼含痛淚一片心術不端的總管馬朝賢來左右當堂打去刑具朝上跪倒陳公公見這番光景未免心生惻隱無奈說道馬朝賢今有人告你三年前告假回鄉時你把聖上九龍珍珠冠擅敢私攜至家你要從實招上來馬朝賢唬的膽裂魂飛道此冠實是庫內遺失犯人槩不知情吓只聽文大人道艾虎你與他



當面對來艾虎便將口共述了一回道太老爺事已如此也就不用推諉了馬朝賢道你道小厮着實可惡咱家何嘗認得你來艾虎道太老爺如何不認得小人呢小人那時纔十二歲伺候了你老人家多少日子太老爺還時常誇我良伶俐將來必有出息難道太老爺就忘了麼可見是貴人多忘事馬朝賢道我縱然認得你我幾時將御冠交給馬強了呢艾大人道馬總管你不必抵賴事已如此你好好招了免得皮肉受苦儻若不招此乃奉旨之件我們就要動大刑了馬朝賢道犯人實無此事大人如若賞刑或夾或打任憑吩咐顏大人道大約束手問他決不肯招左右請大刑來兩旁發一聲喊剛要請刑只見艾虎哭

着道小人不告了小人不告了陳公公便問道你爲何不告了艾虎道小人只爲害怕怕担罪名方來出首不想如今寔得我太老爺若大年紀受如此苦楚還要用大刑審問這不是小人活活的把太老爺害了麼小人實實不忍小人情願不告了陳公公聽了點了點頭道傻孩子此事已經奉旨如何由的你呢只見杜大人道暫且不必用刑左右將馬籠管帶下去艾虎也下去不可叫他們對面交談哦左右分別帶下顏大人道下官方纔說請刑者不過威嚇而已他有了年紀之人如何禁的起大刑呢杜大人道方纔見馬總管不認得艾虎下官有些疑心焉知艾虎不是被人主使出來的呢顏大人聽了暗道此言利害但

是白五弟託我照應艾虎我豈可坐視呢連忙說道大人  
慮的雖是但艾虎是個小孩子如何擔的起這樣大事呢  
且包太師已然測至此處因此要用御刑劍他的四肢他  
若果真被人主使焉有捨去性命不肯實說的道理呢杜  
大人道言雖如此下官又有一個計較莫若將馬強帶上  
堂來如此如此追問一番如何衆人齊聲說是吩咐帶馬  
強不許與馬朝賢對面左右答應不多時將馬強帶到杜  
大人道馬強如今有人替你鳴冤你認得他麼馬強道但  
不知是何人杜大人道帶那鳴冤的當面認來只見艾虎  
上前跪倒馬強一看暗道原來是艾虎這孩子到有爲主  
之心真是好連忙稟道他是小人的家奴名叫艾虎杜大

人道他有多大歲數了馬強道他十五歲了杜大人道他是你家世僕麼馬強道他自幼兒就在小人家裡惡賊只顧說出此話堂上衆位大人無不點頭疑心盡釋杜大人道既是你家世僕你且聽他替你鳴的冤艾虎快將口供訴上來艾虎便將口供訴完道員外休怪小人實實擔不起罪名馬強喝道我把你這狗才滿口裡胡說太老爺何嘗交給我甚麼冠來陳公公喝道此乃公堂之上豈是你嚇呼家奴的所在好不懂好歹就該掌嘴馬強跪爬了半步道回大人三年前小人的叔父回家並未交付小人九龍冠這都是艾虎的謊言顏大人道你說你叔父並未交付于你如今艾虎說你把此冠供在佛壇之上儻若搜出

來時你還抵賴麼馬愷道如果從小人家中搜出比冠小  
人情甘認罪再也不敢抵賴顏大人道既如此具結上來  
馬強以爲斷無此事欣然具結眾位大人傳遞看了叫把  
馬強乃然帶下去又把馬朝賢帶上堂來將結念與他聽  
問道如今你姪兒已然供明你還不實說麼馬朝賢道犯  
人實無此事如果從犯人姪兒家中搜出此冠犯人情甘  
認罪再無抵賴也具了一張結將他帶下去吩咐寄監女  
大人又問艾虎道你家主人被劫一事你可知道麼艾虎  
道小人在招賢館伏侍我們主人的朋友文大人道甚麼  
招賢館艾虎道小人的員外家大廳就叫招賢館有好些  
人在那裡住着每日裡耍槍弄棒對刀比武都是好本事

那日因我們員外誑了個儒流秀士帶着一個老僕人後  
丞說是新太守就把他主僕鎖在空房之內不知甚麼工  
夫他們主僕跑了小人的員外知道了立刻騎馬趕去又  
把那秀士一人拿回來就摺在地牢裡了文大人道甚麼  
地牢艾虎道是個地窖子凡有緊要事情都在地牢回大  
人這個地牢之中不知害了多少人命陳公公冷笑道他  
家竟敢有地牢這還了得嗎這秀士必被你家員外害了  
艾虎道原要害來着不知甚麼工天那秀士又被人救了  
去了小人的員外就害起怕來那些人勸我們員外說沒  
事如有事時大夥兒一同上襄陽去就是那天晚上有二  
更多天忽然來了個大漢帶領官兵把我們員外合安人

在臥室內就細了招賢館眾人聽見一齊趕到儀開前救小人的主人誰知那些人全不是大漢的對手俱各跑回  
了招賢館藏了小人害怕也就躲進了不知如何被劫文  
大人道你可知道甚麼時候將你家員外起解到府艾虎  
道小人聽姚成說有五更多天文大人聽了對衆人道如  
此看來這打劫之事與歐陽春不相干了衆大人問道何  
以見得文大人道他原失單上報的是黎明被劫五夏天  
大漢隨着官役押解馬強之府如何黎明又何劫了呢衆  
位大人道大人高見不差陳公公道大人且別問此事先  
將馬朝賢之事覆旨要緊文大人道此案與御冠相連必  
須問明一並覆旨明日方好搜查提人說罷吩咐帶原告

姚成誰知姚成聽見有九龍冠之事知道此案天了他却逃之夭夭了差役去了多時回來稟道姚成懼罪業已脫逃不知去向文大人道原告兌逃顯有清弊這九龍冠之事益發真了只好將大槩情形覆奏聖上便了大家公同擬了摺底交付陳公公先行陳奏到了次日奉旨立刻行文到杭州捉拿昭賢館的天寇並搜查九龍冠即刻赴京歸案備質過了數日署事太守用黃亭子拍定龍冠派役護送進來連郭氏一並解向尔道郭氏如何解來只因文書到了杭州立刻知會巡檢守備帶領兵弁以爲捉拿昭賢館的衆寇必要廝殺誰知到了那裡連個人影兒也不見了只得追問郭氏郭氏道就于那夜俱各逃走了署事



官先查了招賢館搜出許父書信俱是與襄陽王謀爲不  
軌的話頭又叫郭氏隨同來到佛樓之上果在中間龕的  
二邊福扇後面搜出御冠帽盒來署事官連忙打開驗明  
依然封好爰當立刻備了黃亭子請了御冠因郭氏是個  
要犯硬征教此將他一同解京衆位大人來至大理寺先  
將御冠請出大家驗明供在上面把郭氏帶上堂來問他  
御冠因何在你家中郭氏道小婦人實在不知范大人道  
此冠從何處搜出來的那氏道從佛樓中間龕內搜出杜  
大人道是你親眼見的麼郭氏道是小婦人親親見的杜  
大人叫他畫招畫供分付帶馬強馬強剛至堂上一眼瞧  
見吃了一驚暗說不好他如何來到這裡只得向上

跪倒范大人道馬強你妻子已然供出九龍冠來你還敢  
抵賴麼快與郭氏當面對來馬強聽了戰戰兢兢問郭氏  
道此冠從何處搜出郭氏道佛樓之上中間倉內馬強道  
果是那裡搜出來的郭氏道你爲何反來問我你不放在  
那裡他們就能從那裡搜出來麼文大人不容他再辯大  
喝一聲道好逆賊連你妻子都如此說你還不快招麼馬  
強只唬的目瞪口呆頭碰地道冤孽罷了小人情愿盡  
招左右叫他畫了招顏大人吩咐將馬強夫妻帶在一旁  
立刻帶馬朝賢上堂叫他認明此冠並郭氏口供連馬強  
畫的招俱各與他看了只唬得他魂飛魄散又當面問了  
郭氏一番說道罷了罷了事曰如此叫我口難分訴犯

人盡招恍是了左右叫他畫了招衆位大人相傳首了把他叔姪分別帶下去文大人又問郭氏被劫一事忽聽外面嘈雜有人喊冤只見衙役跪倒稟道外面有一老頭子手持冤狀前來伸訴衆人將他攔住他那裡喊聲不止小人不敢不回顏大人道我們最奉旨審問要何人膽大擅敢在此喊冤差役稟道那老頭子曰白聲聲說是替倪太守鳴冤的陳公公道巧極了既是替倪太守鳴冤的何方將老頭兒帶上來衆位大人問問倪訟附帶老頭兒不多時見一老者上堂跪倒手舉呈詞淚流滿面口呼冤枉顏大人吩咐將呈子裝上來從頭至尾看了一遍道稟來果是爲倪太守一案將此呈轉遞衆位大人看了齊道此

狀正是奉旨臆訊案件如今雖知馬剪鼻監守自盜訊明  
尚有倪太守與馬強一案未能質訊今既有倪忠補呈伸  
析理應將全案人証提到當堂審問明白明日一並覆旨  
陳公公道正當如此便往下問道尔就叫倪忠麼兒忠道  
是小人叫倪忠特爲小人主人倪繼祖前來伸冤陳公公  
你不必啼哭慢慢的訴上來未識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  
解

八十四回 復原職倪繼祖成親 觀水災白玉堂捉怪

且說倪忠在公堂之上便將奉旨上杭州接太守之任如  
何暗暗私訪如何被馬強拿去兩次頭一次多虧了一個  
知文名叫朱絳貞乃朱舉人之女被惡霸搶了去的是他

將我主業放走慌忙之際一時失散小人遇見個義士歐陽春將此事說明義士卽到馬強家中打聽小人的主人下客准知小人的主人又被馬強拿去下在地牢多虧義士歐陽春搭救出來就定于次日義士幫助捉拿馬強護送到府我家主人審了馬強幾次無奈惡霸總不招承不想惡霸家中被劫他就一口咬定說小人的主人結連大盜明火執杖差遣惡奴進京呈控可憐小人的主人堂堂太守因此解任遭道不明不白的冤枉望乞衆位大人明鏡高懸細細詳查是幸范大人道你主人既有此冤枉你如何此時方來伸訴呢倪忠道良因小人奉家主之命前往揚州接取家眷及至到了任所方知此事因此急急趕

赴京師替主鳴冤說罷痛哭不止陳公公點頭道難爲這  
老頭兒衆位大人當怎麼辨是文大人道倪忠的呈詞正  
與太守倪繼祖議士歐陽春小童艾虎所供俱各相符惟  
有被劫一案尙不知何人須問倪繼祖歐陽春便見明日  
吩咐帶倪太守與歐陽春不多時二人上堂文大人問太  
守道你與歐陽春主于何時捉拿馬強又于何時解到本  
府倪繼祖道定于二更帶領差役捉拿馬強于次日黎明  
方纔到府文大人又問歐陽春道既是二更捉拿馬強爲  
何于次日黎明方到府呢歐陽春道原是二更就把馬強  
拿住只因他家招募了許多勇士與小人對壘小人好容  
易將他等殺退于五更時方將馬強駝在馬上因霸王莊

離府衙二十五六里之遙小人護送到府時天已黎明文大人又叫帶郭氏上來問道你丈夫被何人拿住你可知道麼郭氏道被個紫髯大漢拿住連小婦人一同細縛的文大人道你丈夫幾時離家的郭氏道天已五鼓文大人道你家被劫是甚麼時候郭氏道天尚未亮文夫人道我看失單內劫去許多物件并止一人你可曾看見麼郭氏道來的人不少小婦人唬的以被蒙頭那裡還敢瞧呢後來就聽賊人說我們乃北俠歐陽春帶領官役前來搶掠因此小婦人失單上有北俠的名子文大人道你丈夫結交招賢館的朋友如何不見郭氏道就是那一夜的早起小婦人因查點東西不但招賢館內無人連那裡的東西

也短了許多回大人我丈夫交的這些朋友全不是好朋友交大人聽了笑對衆人道列位聽見了這明是兇寇打劫聲言北俠與官役移害于人之意無疑了衆人道大人高見不差歐陽春五鼓獲送馬強馬肯黎明從新帶領人役打劫之理此是兇寇打劫無疑了又把馬強帶上來與倪忠當面質對馬強到了此時再無折辭就一一招了文大人吩咐將太守主僕北俠艾虎另在一處候旨其餘案內之人分別收監公同將覆奏摺子擬定連招供並往來書信預備明早謹呈御覽天子看了大怒却將摺子留中你道爲何皆因仁宗爲君以孝治天下其中關鍵着皇叔趙爵不肯深究止于明發土論說馬朝賢監守自盜理應



處斬馬強搶掠婦女私害太守也定了斬立決朝氏着勿庸議所有襄陽士之事一槩不提倪繼祖官復原職歐陽春義舉無事艾虎雖以小犯上薄有罪名因爲御冠出首看寬免倪繼祖具各謝恩旨意問朱絳貞釋放一節倪繼祖一一陳奏又墮了一個夾片是救說倪仁被害李氏含冤賊首陶宗賀豹義僕楊芳卽倪忠並有祖傳並梗玉蓮花如何失而復得的情由細細陳奏天子看了聖心大悅道卿家有許多的原委可稱一段佳話卽追封倪仁五品官銜李氏封誥隨之倪太公倪老兒也賞了六品職銜隨任養老義僕倪忠賞了七品承義卽仍墮任服役朱絳貞有玉蓮花聯姻之誼奉旨畢姻朱煥章恩賜進士陶宗賢

豹嚴緝拿獲卽行正法倪繼祖磕頭謝恩復又請訓定日  
回任又到開封府拜見包公此時北俠父子却被南俠請  
去眾英雄俱各歡聚一處倪太守又到展爺寓所一來拜  
望二來請請北俠小俠務必隨同到任北俠難以推辭只  
得同艾虎到了杭州倪太守從新接了任後卽拜見了李  
天夫人與太公夫婦李氏夫人依然特齋另在靜室居住  
倪太守又派倪忠隨了朱煥章同去遷了倪仁之柩立刻  
提出賀豹正法祭靈後念經破土安葬立塋白事已完又  
辦紅事卽與朱老先生定了吉日方與朱絳貞完姻自然  
是熱鬧繁華也不必細述北俠父子在任太守敬如上賓  
俟諸事已畢他父子便上葉花村去了且說仁宗天子自

從將馬朝賢正法之後每每想起襄陽王來聖心憂慮偏偏的洪澤湖水災連年爲患屢接奏摺不是這裡淹了百姓就是那裡傷了禾苗盡爲河工消托國課無數枉自勞而無功這日單單召見包相商酌此事包相便舉保顏查散才識諳諫有守有爲堪勝此任聖上卽升顏查散爲巡按稽查水災兼理河工民情顏大人謝恩後卽到開封府一來叩辭二來討教治水之法包公說了些治水之法雖有成章務必隨地勢之高低總要堵洩合宜方能成巧查散又向包公要公孫策白玉堂同門生前往幫辦一切包公應允次日早朝包公奏明了主簿公孫策護衛白玉堂隨顏查散前去治水聖上久已知道公孫策頗有才能

之封六品職銜白玉堂的本領更事聖上素所深知之人  
准其二人隨往顏巡按謝恩請訓卽刻起程一日來至泗  
人城早有知府鄒嘉迎接大人顏大人問了問水勢的光  
景忽聽衙外百姓喧嘩原來是赤堤墩的百姓控告水丞  
顏大人吩咐把難民中有年紀的喚幾個來問話不多時  
帶進四名灘老但見他等形容憔悴衣衫襤褸苦不可言  
向下卽頌道救命吓大人顏大人問道你們到此何可之  
老道小民連年遭了水災已是不幸不想近來水中生了  
水怪時常出來現形傷人如遇腿快的跑了他便將窩破  
拆毀東西掠盡害得小民等時刻不能聊生望乞大人捉  
拿水怪要緊顏大人道你等且去本院自有道理衆灘老

叩頭出衙去了。知會了眾人，大家散去。顏大人與知府說  
了多時，定于明日登西廬山觀水。知府退後，顏大人又與  
公孫先生、白五爺計議了一番。到了次日，乘轎至西廬山。  
不知府早已伺候，換了馬，四上至半山，連馬也不能騎了。  
只得下馬步行，好容易到了山頭，坦此一片白茫茫，沸騰  
澎湃，由赤堤灣浩浩蕩蕩，慢至赤堤墩，順流而下，過了橫  
塘，歸于楊家廟，一路沖浪之處，不可勝數。漫說房屋四分  
五落，連樹木也是七歪八扭，又見赤堤墩的百姓全在水  
浸之處，搭了窩鋪，棲身自命名曰捨命村。他等本應移在  
橫塘，因路途遙遠，難以就食，故此捨命在此居住。那一番  
慘淡形景，令人不堪注目。旁邊的白五爺早動了惻隱之

心暗想道黎民遭此苦楚連個在箇舖沒有還有水怪候  
擬可見是禍不單行但只一件他既不傷人如何折毀窩  
舖搶掠東西呢事有可疑俺今日夜間倒要看個動靜他  
却悄悄的知會了顏巡按帶項四名差役暗暗來至赤堤  
墩假作奉命查驗的光景眾百姓俱各上前叩頭訴苦白  
玉堂叫他們騰出一個窩棚進去坐下又叫幾個老民大  
家席地而坐又細細問了水怪的來踪去跡可有甚麼聲  
息沒有眾百姓道也沒有甚麼聲息不過嘔嘔亂叫白玉  
玉道你們仍在各窩舖內隱藏我就在這間棚內存身夜  
間好與你們捉拿水怪你們切不可聲張惟恐水怪通靈  
你們壞壞的他要知道了他就不肯出來了眾百姓聽了

登時連個天氣兒也不敢出立刻悄語低言努嘴打手式  
白玉堂看了又要笑又可憐想是被水怪唬的胆都破了  
曰玉堂回手在兜肚內摸出兩個鏰子道你門將此鏰拿  
去備些酒來餘下的你們糴米買柴大家飽飽一夜間務  
必驚惶儻若水怪來時你們千萬不可亂跑只要高聲一  
喚就在高舖內穩坐不要動身我自的道理衆百姓聽了  
歡天喜地選腿快的尋我酒食去腿慢的整理現成的魚  
蝦七手八脚登時的你拿這個我拿那個白玉翁着了也  
覺有趣仍叫這幾個有年紀的同自己吃而並虎也水怪  
凶猛的情形問他如何掃蕩再也打疊不起衆卿老道惟  
有山根之下水勢逆到了那裡是個漩窩那點見地方不

知傷害了多此性命雖有行舟不往到了那裡沒有不小  
心留神的白五爺道漩窩那邊是甚麼地方衆鄉老道過  
了漩窩那邊上三里之遙便是三皇廟了白五爺暗記有  
心吃畢酒飯早見一輪明月俱出清光皎潔趁着這滿湖  
蕩漾碧浪茫茫清波浩浩真是月光如水水如天大家閉  
氣息聲錦毛鼠五爺躡來躡去細細在水內留神約有二  
鼓之半只聽水面忽喇喇一聲響白玉堂將身軀一伏回  
手將不子掏出見一物跳上岸來是披頭散髮面目不分  
見他竟奔窩棚而去白五爺好大膽也不管妖怪不妖怪  
有何本領會甚麼法術他便悄悄尾在後面忽聽窩棚內  
屢了一聲道妖怪來了白玉堂在那物的後面吼了一聲



道妖怪往那裡走嗅的一聲就是一石子正打在那物後心之上只聽撲哧一聲那物往前一栽猛見那物一回頭白五爺又是一石子飛來不偏不歪又打在朋物面門之土只聽拍的一聲響那怪攪噉了一聲咕咚栽倒在地曰五爺急趕向前將那妖怪按住早有差役從窩棚出來一湧齊上將妖怪拿住抬在窩棚一看見他哼哼不止原來是個人外穿皮套急將皮套扯去見他血流滿面口吐心舌道求爺爺饒命吓剛說至此只聽那邊窩棚嚷道水怪來了曰玉堂連忙出來嚷道在那裡一並拿來審問只聽那邊喊道跑了跑了這裡白五爺叱道速速追上拿來莫要叫他跑了早已聽見水面上撲哧撲哧跳下水去了

眾鄉老聚在一處來看水怪方知是人假扮水怪搶掠一  
個個麼拳擦掌全要打水怪以消忿恨白五爺攔道你等  
不要如此俺還要將他帶到衙門按院大人要親審呢你  
等既却是假水怪以後見了務必齊心努力捉拿押解到  
按院衙門自有賞資眾鄉民道甚麼賞不賞的只要大人  
與民除害難民等就感恩不淺了今日若非老爺前來識  
破我等焉知他是假的呢如今既知他是假的還怕他甚  
麼倒要盼他上來拿他幾個說到高興一個個精神百倍  
就有沿岸搜尋水怪的那裡有個影兒呢安安靜靜過了  
一夜到了天明眾鄉民又與白五爺叩頭多虧老爺前來  
除害眾百姓難忘大恩白五爺又安慰了眾人一番方帶

領差役押解水賊竟奔巡按衙門而來未知後文審辦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入十五回 公孫策探水遇毛生 將澤長沿湖逢鄔寇

且說白玉堂到了巡按衙門請見大人顏大人自西廬山回來甚是忧心一夜未能好生安寢如今聽說白五爺回來心中大喜連忙請進相見白玉堂將水怪說明顏大人立刻升堂審問了一番原來是十三名水寇聚集在三皇明內白日以劫掠客船爲生夜間假襟水怪要將赤隄墩的眾民趕散他等方好施爲作事偏偏這些難民惟恐赤敦的隄岸有失故此雖無房屋情愿在窩棚居住死守此隄再也不肯遠離白玉堂又將廬老說的窩窩說了公孫

策聽了暗想道這必是別處有壅塞之處發洩不過將水  
攻激于此洋溢泛濫掃壩不能疊成必須詳查根源疏濬  
開了水勢流通自無災害想罷回明按院他要明日親去  
探水顏大人應允玉堂道既有水寇我想水內本領非我  
四哥前來不可必須急速具摺寫信一面啟奏一面稟知  
包相方保無虞顏大人連忙稱是卽叫公孫策先生寫了  
奏摺具了稟帖立刻拜發起身到了次日顏大人派了兩  
名千總一名黃開一名清平帶了八名水手兩隻快船隨  
了公孫先生前去探水知府又來稟見顏大人請至書房  
相見商議河工之事忽見清平驚惶失色回來稟道卑職  
跟隨公孫先生前去探水剛至漩窩卑職攔阻不可前進

不想船頭一低順水一轉將公孫先生與千總黃開俱各落水不見了卑職難以救援特來在大人跟前請罪顏大人聽了心裡着忙便問道這漩窩可有往來船隻麼清平道先前本有船隻往來如今此處成了瀝水之所船隻再也不從此處走了顏大人道難道黃開他不知此處麼爲何不極力的攔阻先生呢清平道黃開也曾攔阻再再無奈奈先生執意不聽卑職等也是無法的顏大人無奈叱退了清平吩咐知府多派水手前去打撈屍首知府回去派人去了半天再也不見踪影回來稟知按院顏大人只急得喘聲嘆氣白玉堂道此必是水寇所爲只可等將四哥來了再澈道理顏大人無法只好靜聽消息罷了過了幾

十總黃開湯水之事說了一遍白玉堂將捉拿水怪一名  
天果然蔣平到了見了按院額大人便將公孫策先生與  
供出還有十二名水寇在悅窩那裡三皇廟內聚集作了  
窩巢的話也一一說了蔣平道據我看來公孫先生斷不  
至死此事須要訪查個水落石出得了實跡方好具摺啟  
奏卽吩咐預備快船一隻仍叫清平帶到悅窩蔣爺上了  
船清平見他身軀瘦小形如病夫心中暗道這樣人從京  
中特特調了來有何用處他也敢去採水若遇見水寇白  
白送了性命正在胡思只見蔣爺穿了水靠手提鵝眉鋼  
刺對清平道于總將我送至悅窩我若落水你等只管在  
平坦之處遠遠等候縱然工夫大了不要慌張清平不敢

多言惟有啞啞而已。水手搖櫓擺槳不多時，看看到了漩  
窩。清平道前面就是漩窩了。蔣爺立起身來，沾在船頭上。  
道：「千想站穩了，他物身體往前一撲，雙腳把船往後一蹬，  
看他身雖弱，小力氣却大，又見蔣爺側身入水，彷彿將水  
穿刺了一個窟窿，一般連個大聲氣兒也沒有，更覺罕然。  
且說將平到了水中，運動精神，睜開二目，忽見那邊來了  
一人，穿着皮套，一手提着鐵錐，一手亂摸而來。蔣爺便知  
他在水中不能睜目，急將鋼刺對準了那人的胸前，咕的  
一下，可憐那人在水中連個嘎啞也不能嚷，便就啞叭嗚  
呼了。蔣爺把鋼刺望回裡一抽，一掇鮮血順着鋼刺流出，  
咕啞一股水泡翻出水面，屍首也就隨波浪去也。話不重

救蔣翁一連殺了三個順着他等來路度勢下去約有二  
三里之遙便是隄岸蔣平上得隄岸來脫了水篋揀了一  
棵大杓放在槎枋之上邁步向前果見一座廟宇匾上題  
有三皇廟蔣翁悄悄進來一看連個入影兒也是沒有左  
尋右尋又我到了屋下只聽裡面呻吟之聲蔣翁向前一  
看是個年老有病僧人那僧人一見蔣翁連忙說道不干  
我事這都是我徒弟將那先生與千總放走他却也逃走  
了移害于我望乞老爺見憐蔣翁聽了話內有音連忙問  
道俺正爲答教先生而來他等端的如何你要細細說來  
老和尚道既是爲答教先生與千總內想來是位官長了  
怨老僧不能爲禮了只因數日前有二人在燒窩落水眾



水寇勞來將地二人控水救活其中有個干總黃大老爺  
不但僧人認得連水寇俱各認得追問那人方知是公孫  
景老爺原來是按院奉旨查驗水災修隄河工的水寇德  
了着忙大家商量私拿官長不是當要的硬將二位老爺  
交與我徒弟看守留下三人仍然劫掠行船其下的俱各  
上襄陽王那裡報信或將二位官長殺害或將二位官長  
解到軍山交給飛叉太保鏜雄自他等去後老僧與徒弟  
商議莫若將二位老爺放了叫徒弟也逃走了拚着僧家  
這條老命又是疾病的身體不能脫逃該殺該剮任憑他  
等雖死無怨蔣平連連點頭雖得這僧人一片好心連忙  
向道這頭目叫甚麼名字老僧道他自稱鎮海蛟鄒澤蔣

爺又問道：「你可知那先生含千總往那裡去了？」老僧道：「我們這裡極荒涼幽僻，一邊臨水，一邊靠山，單有一條路，崎嶇難行，約有數里之遙，地名螺螄灣，到了那裡，便有人家。」蔣爺道：「若從水路到螺螄灣，可能去得麼？」老僧道：「不但去得，而且極近，不過二三里之遙。」蔣平道：「你可曉得水寇幾時回來？」老僧道：「大約一二日間就回來了。」蔣平問明來歷，道：「和尚，你只管放心，包管你無事。」明日，卽有官兵到來，促拿水寇。你却不要害怕，俺就去也。」說罷，回身出廟來，到大樹之下，穿了水靠，躍入水中。不多時，過了漩窩，挺身出水。見情平在那邊船上等候，連忙上了船，悄悄對蔣平道：「千總急速回去稟見大人，你明日帶領官兵五十名乘舟到。」

三皇廟暗暗埋伏如有水寇進廟你等將廟圍圍作聲  
聲吶喊不要進廟俟他等從廟內出來你們從後殺進黨  
若他等入水你等只管換班巡查俺在水中自有道理清  
平道只恐漩窩難過如何能到得三皇廟呢蔣爺道不妨  
事了先前難以過去只因水內有賊用鐵維繫船自下我  
將賊人殺了三名平安無事了清平聽了暗暗稱奇又問  
道蔣老爺此時往何方去呢蔣平道我已打聽明白公孫  
先生與黃千總俱有下落趁此時我去探訪一番清平聽  
說公孫先生與黃千總有了下落心中大喜只見蔣爺復  
又蹶入水內將頭一扎水面上瞧只一溜風波水紋分左  
右直奔西北去了清平這纔心服口服再也不敢瞞不起

蔣爺了吩咐水手撥轉船頭連忙回轉按院衙門不表再說蔣爺在水內欲奔螺螄莊連換了幾口氣正行之間覺得水面上唰的一聲連忙挺身一望見一人站在筏子上撒網捕魚那人只顧留神在網上面反把那人唬了一跳回頭見蔣爺穿着水靠身軀瘦小就如猴子一般不由的笑道你這個模樣也敢在水內爲賊作寇豈不見笑于人我對你說似你這些毛賊俺是不怕的何況你這點黥已東西俺不肯加害于你還不與我快滾度儘再延推惱了我性兒只怕你性命難保蔣爺道我看你不像在水面上作生涯的俺也不是那在水內爲賊作寇的請問貴姓俺是特來問路的那人道你旣不是賊寇爲何穿着這樣東

西蔣爺道俺素來深識水性因要到螺螄灣訪查一人故此筹了水靠走這捷徑路兒爲的是近而且快那人道你姓甚名誰要訪何人細細講來蔣爺道俺姓蔣名平那人道你莫非翻江鼠蔣澤長麼蔣爺道正是足下如何知道賤號呢那人哈哈大笑道怪道怪道失敬失敬連忙將網攏起從新見禮道恕小人無知休要見怪小人姓毛名秀就在螺螄莊居住只因有二位官長現在舍下居住曾提尊號說不日就到命我捕魚時留心訪問不想今日巧遇島勝幸甚請到寒舍領教蔣爺道正要拜訪惟命是從毛秀撐篙將筏子攏岸拴好肩擔魚網手提魚籃蔣爺將水靠脫下用鋼刺也挑在肩頭隨着毛秀來到螺螄莊中身

自看時村子不大人家不多一槩是草舍籬牆柴扉竹牖  
家家晾着魚網狼覺幽雅之甚毛秀來到門前高聲喚道  
爹爹開門孩兒回來了有貴客在此只見從裡面出來一  
位老者鬚髮半白不足六旬光景開了柴扉問道貴客那  
裡蔣爺連忙放下挑的水靠雙手躬身道蔣平特來拜望  
老夫恕我造次不恭老者道小老兒不知大駕降臨有失  
遠迎多多有罪請到寒舍待茶他二人在此謙遜說話裡  
面早已聽見公孫策與黃開就迎出來大家彼此相見甚  
是歡喜一同來至茅屋毛秀後而已將蔣爺的鋼刺水靠  
帶來大家彼此敘坐各訴前後情由蔣平又謝老丈收留  
之德公孫先生代為敘明老丈名九錫是位高明隱士而

且願曉治水之法蔣平聽了心中甚覺暢快不多時擺上酒席雖非珍饈却也數理的精美團團圍坐聚飲談心毛家父子高雅非常令人欣羨蔣平也在此住了一宿以明蔣平惦記着捉拿水寇提了鋼刺仍然挑着水篋別了衆人言明勦除水寇之後再來迎接先生與千總並請毛家父子說旱出了莊門仍是毛秀引至湖邊要用筏子渡過蔣爺去蔣爺攔阻道那邊水勢洶湧就是大船尙且難行何況筏子說罷跳上筏子穿好水靠提著鋼刺一執手道請了身體一側將水面刺開登時不見了毛秀暗暗稱奇道怪不得人稱翻江鼠果然水勢清通名不虛傳讚羨了一番也就回莊中去了再說這裡蔣四爺水中行走直奔

了漩窩而來的着離漩窩將近要往三皇廟中去打聽打聽清平水寇來否再作道理心中正然思想主意只見迎面來了二人看他身上並未穿着皮套手中也未拿那鐵錐却各人手中俱拿着鋼刀再看他兩個穿的衣服知是水寇心中暗道我要尋找他們他們想着前來送命手把鋼刺照着前一人心窩刺來說時遲那時快這一個已經是傾生喪命抽出鋼刺又將後來的那人一下那一個也就嗚呼哀哉了可憐這兩個水寇連個手兒也沒動糊裡糊塗的都被蔣爺刺死屍首順流去了蔣爺一連殺了二賊之後剛要往前行走猛然一鎗順水刺來蔣爺看見也不隨迎撥挑却把身體往斜刺裡一閃便躲過了這一鎗



原來水內交戰不比船上交戰就是兵又來往也無聲息而且水內俱是短兵又來往再沒有長鎗的這也有個緣故原來迎面之人就是鎮海蛟鄒澤只因帶了水寇八名仍回三皇廟奉命把公孫先生與黃千總送至軍山進得廟來坐未暖席忽聽外面雷聲吶喊拿水寇吓拿水寇吓好歹別放走一個吓勸要大家齊心努力眾賊聽了那裡還有魂咧也沒個商量計較各持利刃一擁的往外奔逃清平原命兵弁不許把住山門容他們跑出來大家追殺清平却在樹林等候見眾人出來迎頭接住倒是鄒澤道有些本領就與清平交起手來眾兵一擁上前先掄了四個殺却兩個那兩個瞧着不好便持了利刃奔至湖邊跳

下水去蔣爺纔殺的就是這兩個後來鄔澤兄幫手全無單單的自已一人恐有失閃虛點一鎗抽身就跑到湖邊也就跳下水去故此提着長鎗竟奔旋窩他雖能殼水中開呂視物却是偶然見蔣爺從那邊而來順手就是一鎗蔣爺側身躲過仔細着時他的服色不比別個而且身體離莊暗道看他這樣光景別是鄔澤罷倒要留神休叫他逃走了鄔澤一鎗刺空心下着忙手中不能磨轉長鎗立起從新端平方能再刺只這點工夫蔣爺已站立身後場起左手籠住網巾右手將鋼刺住鄔澤腕上一點鄔澤水中不能暖咽覺得手腕上疼痛難忍端不住長鎗將手一撇鎗沉水底蔣爺水勢精通深知訣竅原在他身後擺住

網巾却用磕膝盤猛在他腰眼上一拱他的氣往上一湊  
不出的口兒一張水流線道何況他張着一個大乖乖呢  
焉有不進去點水兒的呢只聽咕啣兒的一聲蔣爺知道  
他噙了水了連連的咕嚕兒咕啣兒幾聲登時把個鄔澤  
噙的迷了兩手扎撒亂抓亂摸不知所以蔣爺索性一翻  
手身子一閃把他的頭往水內連浸了幾口這鄔澤活該  
遭了報了每日裡淹人當事今日遇見硬對兒也合他頑  
笑頑笑誰知他不禁頑兒不大的工夫小子也就灌成水  
車一般蔣爺知他沒了能爲要留活口不肯再曠他曷了  
將網巾一提兩足踏水出了水面鄔澤噴還吸留滑拉往  
外流水忽聽岸上嚷道在這裡呢蔣爺見清平帶領兵弁

果是沿岸排開蔣爺道船在那裡清平道那邊丙隻大船就是將爺道且到船上接人清平帶領兵弁數人將鄔澤用撓鈎搭在船上卽刻空水蔣爺便問擒拿的賊人如何清平道已然擒了四名殺了二名往水內跑了二名蔣爺道水內二名俺已了却但不知拿獲這人是鄔澤不是便叫被擒之人前來識認果是頭目鄔澤蔣爺滿心歡喜道不肯叫千總在廟內動手者一來恐污佛地二來惟恐玉石俱焚若都殺死那是對証屍再者他既是頭目必然他與眾不同故留一條話路叫他等脫逃除了水路就近無路可去儘在水內等個正着俺們水旱皆兵令他等難測清平深爲佩服誇讚不已吩咐兵弁押解賊寇一同上般俱回接院衙門而來要知詳細且聽下回分解